

Biography of A City

Paris:

巴黎城市史

(英)科林·琼斯(Colin Jones) 著

董小川 译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NEUP.COM

Paris: Biography of A City



ISBN 978-7-5602-5531-6



9 787560 255316 >

定价:52.50元

(英)科林·琼斯(Colin Jones) 著

董小川 译

张强 校

巴黎城市史

BALI CHENGSHISHI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春

PARIS: BIOGRAPHY OF A CITY by COLIN JONES

Copyright: © 2004 by COLIN JON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城市史 / (英) 琼斯著; 董小川译. — 长春: 东北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书名原文: Paris: Biography of A City

ISBN 978 - 7 - 5602 - 5531 - 6

I. 巴… II. ①琼… ②董… III. 巴黎市-地方史
IV. K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4073 号

责任编辑: 赵轶峰 梅亦霖

责任编辑: 沙铁成 封面设计: 张 然

责任校对: 孙维石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85695744 85688470

传真: 0431-85695734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c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街 935 号 (130033)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2 mm × 238 mm 印张: 26 字数: 440 千

定价: 52.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者前言

英国沃里克大学历史学教授科林·琼斯撰写的《巴黎城市史》是众多巴黎史著中很有特色的一本。本书涉猎的巴黎历史范围相当广博，从总统到乞丐，从新兴大都市区到红灯区，从起源到当今，从日常生活中的咖啡店到国家大事中的市政厅，从巴黎人的外表装束到内心世界等，无所不包。当你通读本书之后，整个巴黎乃至整个法国都映入了你的眼帘。

我认为，本书具有诸多优点和特征，大体总结如下：

第一，本书既是对巴黎城市历史的回顾和描述，也是对法国历史的揭示和阐明。

本书从巴黎最早的卢特提亚写起，一直到 21 世纪初期，对巴黎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致的描写和论述。同时，在巴黎历史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还把法国历史融入其中。从巴黎和法国的政治变迁到生活变化，从城市建筑的改造到艺术地位的确立，从巴黎和法国对外交往与交流到巴黎和法国在国际世界中地位的改变，都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作者在论述过程中还表达了自己对这些变化的定位和看法。可以看出，作者的政治观点并没有什么偏激，而是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评价了巴黎历史。例如，作者在书中认为：“巴黎成为民众暴力、血腥屠杀和政治恐怖之都。”“作为文明和启蒙观念的源泉，巴黎现在变成了一个蕴藏着政治恐怖的潘多拉魔盒。”法国 1789 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是一段既伟大又残酷、既英勇又卑鄙的历史”。这些看法丝毫没有政治偏见。

第二，本书既有对法国历史上精英人物的阐释，也有对法国历史中黎民百姓的描写。

在以往的历史著作中，多数作者要么仅描写上层精英人物，要么仅论及下层平民百姓。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有对统治者的描写和评价，也有对被统治者的同情和不满。例如，书中有这样的描写：“皇家的那些机构不是简单地不关心巴黎人民的安危，实际上是在给巴黎人民造孽，这种思想在 1789 年大革命前的几十年中甚嚣尘上，这使得旧王朝忐忑不安。”“平民阶层日益壮大，更加开放的思想倾向，以及巴黎城市平等主义的思潮，其中越来越

越多的是反抗。”“然而，圣迹区的所有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的，没有事实依据的，当然，那些故事也很难达到使有产阶级得到心理安慰的作用。不论警察和司法记录还是当时的城市地图，都无法证实在乞讨、卖淫和犯罪的世界里是如此规模的组织。因此，有关圣迹区的故事本身就是对正统文化的思想反叛。”“但是这种反正统文化的思想鼓励巴黎人在对穷人施仁慈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因为很可能会帮助了坏人和罪犯。”“巴黎公社社员不仅进行放火和其他各种破坏活动，还枪杀了一些人质，包括巴黎大主教达布瓦殿下。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许多暴行，但从死伤人数上看，政府军更为残酷，他们杀死了2万人。”从上述描写和评价可以看出作者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

第三，本书涉及巴黎历史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众多方面。

作为一本巴黎城市史著作，自然会涉及巴黎历史上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物，这给写作带来了很大难度。特别是书中出现的数百名历史人物，有政治家、哲学家、画家、音乐家、建筑师，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人物，这是需要一定功底才能办到的事情。在书中，作者多次引用著名历史人物的原话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引用卢梭所述这样的说法：“像巴黎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是文明的灯塔，不如说是人间地狱，不满和不幸由此而生。”同时，他还比较恰当地说明了法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指出：“启蒙运动时代的巴黎也不都是光明。”“该城市曾经发生过的最致命的危机似乎已经都结束，如1652年的鼠疫、1709~1710年的大饥荒等，但是，贫困和失业尚在，巴黎这个消费城市消费的是穷人的生命。”这些带有结论性的话语使人们对巴黎乃至法国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第四，本书既是历史回顾，也是现实描写。

本书叫做历史，但事实上有许多内容是对现代法国的形象而又深刻的描述，其中有些内容和段落带有明显的结论性说明。例如，书中指出：“以1789年大革命作为开端的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在巴黎发生的事件对法国乃至对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黎既是革命的发动机，又是最突出的革命圣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巴黎和革命是同义词。”当然，这些说法主要表现了作者对巴黎的情感。尽管作者不是法国人，更不是巴黎人，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对法国和巴黎有着深厚的感情。

第五，本书既有对巴黎历史的微观视角探究，也有宏观角度的分析。

一般来说，历史著作的一个最大难点是如何把握取舍的问题。对一部数十万言的著作来说，写哪些而不写哪些，其中的选择是很有学问的。本书作

者对巴黎历史的描写十分到位，既有微观小事的叙述，也有宏观问题的分析，都给读者都带来了一种享受。

第六，本书作者知识丰硕，视野广泛而又独特。

作者在书中涉猎的内容十分广博而又宽泛，既有政治历史知识，也有经济领域的分析；既有文学色彩的润色，也有艺术角度的拓展，令人读起来爱不释手。

第七，本书作者文学功底深厚，用词讲究，不仅使用现代英语和法语，还使用了一些古英语，大量的成语和俗语，这使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感到难度很大，唯恐所用中文词汇无法表达作者的原意，又担心曲解了作者的初衷。尽管我们尽量使用中文中最能表现作者原意的词汇，我们还是没有把握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

总之，我们翻译此书的过程可以说既是一个翻译工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探讨的过程。读此书绝不会浪费时间，这是我们最后的结论。

在本书翻译完成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远在法国的于硕教授在我翻译过程中给予的大力帮助；对于张强教授给予的指导表示感谢；同时，对于参与本书部分内容翻译的我的博士生宋银秋等人致以谢意。

董小川

2008年7月于长春

目录 Contents

★引言：一部难以尽述的巴黎史？/1★

第一章 巴黎-卢特提亚(早年期~约 1000)/15

- 一、罗马竞技场
- 二、一个巴黎儿童
- 三、圣热纳维耶芙

第二章 城市中的女王(约 1000~约 1300)/37

- 一、圣丹尼
- 二、腓力·奥古斯都城墙
- 三、罗伯特·索邦

第三章 漂泊的城市(约 1300~约 1480)/59

- 一、蒙福孔
- 二、巴黎圣母院广场
- 三、弗朗索瓦·维永

第四章 巴黎的再生与改革(约 1480~1594)/81

- 一、卢浮宫
- 二、海狸河
- 三、亨利三世

第五章 伟大的世纪,巨大的衰落(1594~1715)/105

- 一、新 桥
- 二、塞维涅夫人
- 三、圣迹区

第六章 启蒙时代无国王状态的首都(1715~1789)/137

- 一、普罗珂普咖啡店
- 二、罗丝·贝尔坦
- 三、穆夫塔街

第七章 革命和王朝(1789~1815)/167

- 一、特兰斯诺内街
- 二、大韦富尔饭店

三、陵墓

第八章 从拿破仑到波拿巴(1815~1851)/201

一、特兰斯诺内街

二、维克多·雨果

三、拱廊

第九章 奥斯曼主义和巴黎城市的现代性(1851~1889)/227

一、费利斯·奥尔西尼

二、巴黎公社社员墙

三、埃菲尔铁塔

第十章 令人担忧的景象(1889~1918)/257

一、阿尔方

二、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

三、蒙马特尔圣心教堂

第十一章 逝去的梦,失去的景(1918~1945)/285

一、约瑟芬·贝克尔

二、公共小便处

三、冬天赛车场

第十二章 巴黎的重建(1945~1995)/315

一、扎齐眼中的地铁

二、阿尔及利亚之桥

三、马雷

★结论:大城市的大规划:21世纪的巴黎/343★

人名对照表 /351

地名对照表 /378

引言 一部难以尽述的巴黎史？

任何人都不会一次就认识巴黎，所以人们都多次认识巴黎。

——埃德蒙多

一部难以尽述的巴黎史

1975年的金秋十月，前卫作家乔治·佩里克连续三天记载了巴黎某一广场发生的平凡琐事，但总共加起来还不足24小时。最后，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揭开巴黎某处的一切”（*Tentative d'épuisement d'un lieu parisien*）的专著。在该书中，佩里克解释说，他选择现在在巴黎第六区的圣叙尔皮斯广场作为巴黎的缩影来描述。这个广场被现代城市的各种建筑装扮得相当可观：一个娱乐中心，一个税务所，一个警察局，三个咖啡屋（其中一个可以吸烟），一个电影院，一个著名的历史悠久的教堂，一家出版社，一个葬礼殿堂，一个旅行社，一个汽车站，一个裁缝店，一个旅馆，一个饮水喷泉，一个报亭，一个出售宗教用品的商店，一个停车场，一个美容店——“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建筑”。佩里克要撇开他所见到的一切，而去追求“除了流逝的时光、过往的行人、来去的车辆和飘动的白云，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到底还发生了什么”。

佩里克的记述将近60页，内容简要、精确而又有情趣：

三个孩子被送去上学，用的是一辆苹果绿的两匹马拉的车；

一群白鸽围绕广场飞翔；

一辆96路公共汽车通过，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站停下，热纳维耶芙·塞罗下了车，走上小鸭街，我喊她并敲着咖啡馆的窗户，她回过头来说了声“你好”。

一辆70路公共汽车通过；

教堂的钟声停了；

一个小女孩正在吃半块蛋糕；

一个男人叼着烟斗，烟斗上挂着一个黑袋子；

一辆 70 路公共汽车通过；
一辆 63 路公共汽车通过；
现在是下午 2 时 5 分。

这段经历的结语是这样的：

4 个儿童，一条狗，一缕阳光，96 路公共汽车，现在是 2 时。

佩里克试图穷尽巴黎某个地方的一切，所以他记载了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巴黎的圣叙尔皮斯广场发生的故事，并使之成为一本小书。

现在，让我们透过佩里克的多棱镜考察一下本来应该是历史学家们面临的任务：他们写的应该是一部巴黎全史，而不是该市某一个广场的瞬间。历史通常是被作为一门学科，即记载过去发生了什么的学科，而且发生的不仅仅是流逝的时光、过往的行人、来去的车辆、飘动的白云等。在巴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故事，因此，在写巴黎历史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家们试图写出比佩里克记载更多的东西，因为他只是想知道在巴黎的某一个地方“在什么也没发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而我们却发现，与本主题相关的事实浩如烟海（本书作者以佩里克的方式列在下面）：

广场：670 个
大小街道：5 975 条
高速公路长度：5 959 千米
市政建筑：318 座
饮水喷泉：536 个
有纪念意义的公共建筑：40 000 个
商店：62 546 家
公共汽车：4 364 辆
公共汽车线路：275 条
公共汽车车站（包括郊区）：1 754 个
出租车：14 900 辆
交通信号灯：10 800 处
咖啡馆：2 050 个
理发店：2 845 个
美容店：67 个
殡葬品店：157 个
和平鸽：60 000 只

狗：200 000 条

公共娱乐场所：498 处

可以看见的隧道长度：300 千米

巴黎城内的私人住宅：210 万个

私人房屋：110 万个

巴黎的历史时段：2 000 年以上（不包括史前时代）

曾经住在巴黎或路过巴黎的人：不计其数。

从这些具有幻想意味的统计数字，包括广场、街道、建筑、公共汽车、和平鸽、狗、人等，人们很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写一部巴黎全史是不可能的，起码按照佩里克的方法是这样。但是，那种“穷尽”的方法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写作方法。确实，人们永远不会穷尽像巴黎这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情况复杂的城市的历史，但人们对这些并不陌生。任何历史写作都有遗漏，因此，即使巴黎的历史内容浩如烟海，对它进行写作也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已经见到了写出来的几乎是不计其数的巴黎历史著作。正如一本《巴黎早期观光者指南》的作者皮加尼奥尔·德拉福斯在 1765 年所写的那样：“如果一个人看到不计其数的巴黎历史著作就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曾经把“历史”和“巴黎”两个关键词输入计算机，想确认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到底有多少关于巴黎历史的书，结果发现那台可怜的计算机无法完成。）但是，即使那难以计数的历史著作也无法向人们描述巴黎历史的全貌——事实上，佩里克的微观历史研究方法的关键是想强调，“穷尽”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限定在某一天、某一地也是不可能的。

可见，即使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来写出丰富多彩的巴黎历史，也是难以完成的。但我要在本书中完成它。在这个引言中，我简要地说明本书包括了哪些，省略了哪些，并按照我确立的标准来写。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受乔治·佩里克的启发，寻求写一部“难以言尽的”巴黎史。

回忆和神话

1732 年，巴伦男爵这样写道：“人们曾经对巴黎有过许多描述，人们也曾经听说并谈论过许多有关巴黎的故事，多数人是在亲自造访巴黎以前就知道巴黎什么样了。”意大利作家、巴黎旅游者埃德蒙多·德阿米斯在 19 世纪

晚期曾经认为：“任何人都不会一次就认识巴黎，所以人们都多次认识巴黎。”按照这一见解，在过去，与巴黎有约等于一种企盼。对德阿米斯来说，这种企盼来自于他对大部头法国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正如巴尔扎克所言，“巴黎有成千上万部小说”，这就是说，德阿米斯如果不了解雨果的思想，就不会去参观巴黎圣母院或城市排水沟；如果不是从米尔热的《放荡形骸》中得到了某种启迪，就不会去参观卢森堡公园或巴黎的拉丁区；如果没有读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不会去参观贝尔·拉雪兹公墓；如果没有读过波德莱尔的诗歌，就不会走上巴黎的月台和桥梁。

第一次经历得到的对巴黎的文化印象与19世纪晚期的领悟相去甚远。康斯坦丁·波索夫斯基曾经认为：“一个人可能在死前从没有到过巴黎，但他一定会觉得曾经去过那里，因为他在梦中和想象中见过巴黎。”中世纪的旅行者们也有这种印象，当他们第一次接近巴黎的时候，许多人感到就像到了耶路撒冷或巴比伦，还有人感觉就像到了所多玛和哥摩拉（这几座城市都是基督教《圣经》中提到的“圣城”。——译者注）。而对20世纪和21世纪的旅行者来说，更多的则是文化收获，因为他们得到的是巴黎无限的文化影响，包括印象派画家、超现实主义诗人、存在主义哲学家、犯罪小说作家、古典电影制作者、城市摄影师、旅游者明信片以及巴黎的其他历史。

由德阿米斯引发的并由其文化期望所印证的巴黎城市历程的概念无疑也适用于其他城市和历史故地。如果对巴黎来说似乎是向来如此，那么对其他城市来说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巴黎就有着神秘的色彩。历史学家们已经使我们习惯于接受这样的思想：在19世纪，巴黎就已经被神秘化为一个现代城市。该城市在19世纪50至60年代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官吏，曾在当时负责大规模巴黎城市的改建工作，目的是拆除可用来起义的房屋。但是该工作也改进了巴黎的卫生、公用事业和运输设施，当时建设的林荫大道系统至今横贯巴黎，它把塞纳河中的一个岛屿改建成为行政和宗教中心，还建立了许多公园、广场、教堂、公共建筑以及住宅区，并督建了著名的巴黎歌剧院和霍尔商场。——译者注）居住在该市时期就已经成为其他城市所追求的样板。但是，巴黎的历史甚至在奥斯曼出生以前很久就已经被神秘化了。例如，有一个故事说，从8世纪开始，伴随着希腊占领巴黎，巴黎就成为特洛伊人移居的地方。至少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巴黎就已经神秘地现代化了。按照中世纪的传统主题，巴黎是“智慧”的特殊产品；按照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概念，巴黎是新罗马；按照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概念，巴黎引领了文明的发展。

这是在 19 世纪奥斯曼对巴黎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前经历的现代化的三个阶段。在巴黎的神话中，有许多是它自己创造的神话。

如果巴黎早已经现代化了，那么它也就早已经历史化了。佩里克记述的持续不断的“流逝的时光、过往的行人、来去的车辆和飘动的白云”并没有包括对巴黎熟悉的最普通的个人，这些人甚至在亲自进入圣叙尔皮斯广场以前就已经了解它了。也就是说，从巴黎最有趣、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任何一座教堂上都可以从高处眺望圣叙尔皮斯广场。以皮埃尔·诺拉为首的有影响的历史学派近年来提出了一个“场所回忆”（lieu de mémoire）的概念，该学派事实上就是以教堂为突出例证的。按照这一概念，诺拉认为，一个位置或者一个地方（不一定是一个建筑），只要是法国人曾历史性地关注的、许多人记忆深刻的都是场所回忆。值得注意的是，在诺拉及其同事提出的不计其数的“场所回忆”中，主要是巴黎的建筑、事件或位置，包括：万神殿、雨果的墓葬、1931 年殖民陈列馆、巴黎公社社员墙、卢浮宫（也有人译为“罗浮宫”）、巴黎群雕、法国科学院、法兰西学院、波旁宫、巴黎圣母院、圣心教堂、埃菲尔铁塔等。因此，要把巴黎本身概括为“场所回忆”，不仅对巴黎人来说，就是对所有法国人来说，都会引起极大的兴趣。这个例证拓宽了人们认识巴黎的视野，人们开始把 19 世纪以来巴黎那些无法比拟的纪念馆和艺术馆作为西方艺术文化的象征来看。

如果说文化的记忆确实储存或印记在城市的建筑环境中，那么就必须知道，环境是有人居住的。总而言之，如果不顾巴黎人来谈巴黎史，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一个城市既是一个地理位置又是一个社会，这个概念如同希腊一样古老。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两个前提基础之上的：首先，一个城市的历史就是个人与时间的相互关系的历史；第二，一个城市的历史还是生态与社会并存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接受佩里克观点的合理部分，一个亲眼所见的场所，包括我们见到的个人（过往的行人）以及物体、自然（飘动的白云）和制造品（来去的车辆），共同组成了历史。佩里克的微观研究还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它表明，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在该广场的历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例如，96 路公共汽车的通过是该广场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汽车通过的这个地点也是 96 路公共汽车历史中的一件事。同样，按照自己的目标自由出现在该广场的任何个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都是该广场作为一个地点或交通人流中的一员。巴黎的历史是一个地方的叙述史，从巴黎被叫做巴黎的那一刻起，仅就那些住在巴黎的人来说，如同佩里克描述的 96 路公共汽车上的那些乘客一样，仅仅是过往烟云。

佩里克的实验还提醒我们，他记载中的那些出现在圣叙尔皮斯广场上的人似乎没有形成一个同质社会，仅仅是形成了一个由许多个人组成的临时群体，我们只要稍微留心那些一闪即逝的故事就会发现：那些人居住地点不同，目的不同，意向不同，命运也不同。对于佩里克来说，没有典型的圣叙尔皮斯人。这一点告诉我们，在写巴黎历史的时候，不要假定有一种“典型的巴黎人”存在，不要编造故事，也就是不要想象巴黎社会的思想、行为或反映上都是协调一致的，因为那就将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

没有典型的巴黎人

在一个城市的居民中，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分配从来都不是平均的。具有决定地位的权力精英集团可以以某种方式号令整个社会，也可以具有特殊的城市居住区。例如，在卢特提亚，上述权利属于罗马公民；在19世纪的巴黎，上述权利属于有产者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当然，如果不考虑罗马时代的土著人口或奴隶，不考虑资产阶级具有统治地位时期的无产阶级，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好奇心的历史学家。事实上，上面所说的那些下层集团构成了巴黎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是巴黎历史的重要内容。因而，在所谓“典型的巴黎人”中，从来都是既有贵族，也有奴仆；既有资本家，也有工人；既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既有男人，也有女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典型的巴黎人”也是一个神话。居住在巴黎的“他”或者“她”几乎可以肯定出生在巴黎以外地区，或者是巴黎以外人口的后代。在巴黎历史上，纯粹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是少数。直到19世纪后期，如同大多数其他大城市一样，巴黎人口的死亡率还是超过出生率，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外来人的迁入。在任何一个时间阶段内，巴黎人口的1/2到3/4都不是巴黎人。虽然一个多世纪后巴黎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其他一些因素，如巴黎的文化吸引力、巴黎在教育和个人发展中的重要性、巴黎作为雇主的作用等，现在造成了如同以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巴黎人是“典型的外来者”。

上述总体认识是事实，下列个体叙述也是事实。对巴黎历史产生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往往都不出生在巴黎。例如，尤里乌斯·恺撒就出生在罗马。巴黎市的保护神圣热纳维耶芙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血统，当然，是克洛维的后代。（圣热纳维耶芙被认为是巴黎的女保护神、女圣人，7岁献身于宗教，丧父母后迁到巴黎，预言该城将受匈奴人攻击。451年，匈奴人皇帝阿蒂拉

率军逼近巴黎，热纳维耶芙劝说居民留城固守，阿蒂拉军在距巴黎 113 千米的奥尔良被击败。——译者注）腓力·奥古斯都出生在贡内斯。弗兰西斯一世出生在科尼亚克。亨利四世出生在波城。路易十四出生在圣日耳曼·莱伊。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出生在凡尔赛。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出生在外省。拿破仑来自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该岛直到 1768 年他出生的前一年还被叫做热内安。奥斯曼确实出生在巴黎，但他是在阿尔萨斯长大的，所以操一口德国口音的法语。埃菲尔是勃艮第人。土鲁斯-劳特累克（法国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著名画家，他的画对法国当时的艺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译者注）出生在阿尔比。乔治·克里孟梭出生在旺代。弗朗索瓦·密特朗出生在夏朗德。维克多·雨果出生在贝桑松。乔治·西姆农（原本为比利时人，曾移居美国、法国和瑞士，著名法语小说家。——译者注）是比利时人。艾蒂特·皮亚夫（现代法国女歌唱家。——译者注）和雅克·希拉克都是巴黎出生的，他们是巴黎的骄傲，但类似他们的巴黎人可谓凤毛麟角。

如果说外来人在巴黎历史上总是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巴黎人则总是说他们自己的同胞是如何在自己的历史上像外来人那样行动。例如，雷雷蒙·科诺在小说《扎齐坐地铁》（1959 年出版，随后便被路易·马莱改编成电影）中描写了一个小女孩周末去巴黎旅行、以此作为艾丽斯的仙境与但丁的地狱之间的磨难的奇遇故事（有些类似于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埃斯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如同艾丽斯一样，扎齐感觉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事实上她没有遇到居住在具有最明显特征的巴黎同时又十分了解巴黎的巴黎人。他们只知道埃菲尔铁塔，却从来没有注意为残疾军人服务的荣军院，也没有注意圣心教堂、里昂火车站甚至雷伊里的兵营。他们把圣事教堂与商业法庭混淆在一起。作为一个巴黎方式的近距离观察者，博学的凯诺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所有巴黎历史学家都无可否认的巴黎历史特征：大多数巴黎人在过去具有的——后来可能所有城市居民都具有了的——对于自己所在的城市的特点和发展轨迹并不十分了解，好像是他们忘记了或者从来不知道“场所回忆”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过去的巴黎人不如提出所谓“场所记忆”的皮埃尔·诺拉更加笛卡儿化，但巴黎人相信诺拉学派。

这种类似于健忘症患者的趋势很可能是由于“典型的巴黎人”具有外来者的地位，这一点也与许多巴黎城市居民极其狭窄的眼界密切相关。直到不久以前，塞纳河左右两岸的一些居民还以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对岸而感到自豪。19 至 20 世纪的观察家们注意到，巴黎贝尔维尔区的居民，甚至郊区圣

安托万区的居民在谈到“到巴黎去”的时候，也不过是去了巴士底广场并在塞纳河西岸走一走而已。巴黎附近的许多乡村人也具有巴黎人的这种心态，他们到巴黎也不过是来到佩里克所说的圣叙尔皮斯广场。许多持有自己家乡观念的外来移民在巴黎也有同样的思想。随便找一个巴黎人，你总会发现他不过是一个自恃高傲的奥弗涅人、布列塔尼人或者突尼斯人。

如果我们打算相信巴黎那些编年史家、古董家或历史学家的说法，巴黎人在时间上对巴黎的看法如同他们对巴黎空间上的看法一样糊里糊涂。例如，直到18世纪，他们还认为巴黎拉丁区的罗马浴池和市中心旧城堡的监狱都是由恺撒建造的。这种错误的说法大体流行了200至900年。当巴黎建筑者在14世纪从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取石头来修建巴黎新的防御城墙的时候，他们宣称是要防御阿拉伯人，其实阿拉伯人从来没有威胁过巴黎。这种情况不仅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让-保罗·克莱贝尔在1952年出版的《奇特的巴黎》一书中十分惊讶地指出：“不计其数的著作——好著作——描述巴黎的古代和现代，但是巴黎人并不了解巴黎，瞧不起巴黎，或者总是限定自己的眼界，限定在对《塞纳河的码头》一诗的评论的范围内。”因此，巴黎的历史，有些是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正如扎齐提示我们的，有些已经被巴黎人忘记了。

权力、反抗和情感

我们了解的巴黎城市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是由罗马皇帝朱利安的经历提供的。

朱利安在358年和360年至361年间曾经居住在一个叫卢特提亚的小镇，它的罗马名字是巴黎。朱利安的记载从“可爱的卢特提亚（或甜蜜的卢特提亚）”开始，接着他赞扬了那里生机勃勃的景象，包括晴朗的气候和甜美的葡萄酒。在当时那几百年间，罗马和伦敦都曾得到不少赞誉，但也有许多失望和不满。在20世纪，大概只有纽约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如果让人们选择，人们会选择那不勒斯及其衰落，但人们不会以自己的眼光去选择巴黎。因为，正如阿米西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已经通过想象看到了巴黎的形象，很可能已经开始喜欢它了。

就巴黎的历史特征而言，用情感似乎比任何其他词汇更加贴切，即使说它是一个世界历史性城市也不如说它是一个情感城市。朱利安的描述仅仅是对巴黎无数赞誉中的第一部分。尽管历史上对城市的评论往往是褒贬合一